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所谓作家

王家达 著

SUOWEIZUOJIA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敦煌文艺出版社

陇 原 当 代 文 学 典 藏 · 小 说 卷



王家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作家 / 王家达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1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 小说卷)

ISBN 978-7-80587-968-0

I. ①所…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7305号

所谓作家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王家达 著

丛书编辑: 王忠民 张国强

责任编辑: 罗如琪

装帧设计: 石 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精一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440 千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978-7-80587-968-0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第 一 章	“一匹好马”和年轻寡妇的露水之恋	1
第 二 章	古城艺术殿堂里的四大名旦 及实权人物可圈可点的行状	14
第 三 章	袅袅秦音在朦胧月色下如黄河九曲般从天而降	26
第 四 章	一篇叛道离经的文章在紧锣密鼓中诞生	40
第 五 章	胡委员会上发谬论 杨小霞如愿调古城	53
第 六 章	浴美人醉倒作家先生 奇作品轰动高原文坛	70
第 七 章	金老板大设文学奖 众公仆登场助雅兴	83
第 八 章	野风活剥金大天 细酸勇批黑文章	96
第 九 章	大腕儿荣归故里 胡球然兴师问罪	111
第 十 章	拍电影鬼子进村 疯诗人街头亮相	127
第十一章	钱教授告密首善地 糊涂人签名血泪衣	142
第十二章	名演员荣获夜莺奖 莽汉子把酒说冤情	158
第十三章	拉赞助深山拜财神 野鸳鸯偷情度假村	173
第十四章	打电话某老动真情 乍惊风池水起波澜	186
第十五章	刺儿头撒野爱民院 母夜叉大闹藏娇楼	201
第十六章	马百万中秋赏月 大明星绝处逢生	216
第十七章	穷措大回乡奔丧 老庄窠名伶失约	232
第十八章	黄河茶园无疑是西部文化的一大景观 如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249
第十九章	本篇讲述的是一只可爱的小花猫 如何变成大象的故事	263

第 二 十 章	到生活中去——一个游兴极高胃口正好的文艺采风团 向贫困山区进发了	279
第二十一章	一个穷光蛋如果想立马发财而又无计可施 本章的文字或许会使他眼界大开	293
第二十二章	世道真个是变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要了“公家”的命	307
第二十三章	醉诗人拳打牛人杰 剧作家血溅京城	322
第二十四章	开洋荤茅永亮出国 做报告老诗人骂娘	336
第二十五章	冒失鬼误闯鸳鸯居 胡作家饱受皮肉苦	348
第二十六章	攀高枝才女上北京 肖市长慧眼识风流	365
第二十七章	好公仆深夜诉苦 傻文人官司缠身	380
第二十八章	大律师妙言解大义 名作家公堂败诉	394
第二十九章	风雨飘摇中 惨淡经营苦苦支撑的小门脸儿 终于寿终正寝	409
第 三 十 章	三禧临门 古城文坛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	422
第三十一章	作家先生见到了分手多年的寡妇 他的浪漫故事 将要翻开新的一页	436
尾 声		451
后 记		452

第一章

“一匹好马”和年轻寡妇的露水之恋

我们的作家名叫胡然。这个大号来得十分不易——它是由一位地方大员亲口封定的。

那还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周年大会上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儿。尽管官人们平常并不关心甚至躲避着文艺，但是到了每年的五月二十三号这一天，大家还是要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来和本地一大群倒霉背时面壁苦修的文艺家们握握手聊聊天，以示亲和与重视。于是我们的作家更名的机会也就到了。

那一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市委书记秦启明亲临会议。秦书记腆着肚子，面带微笑，从会议室门口开始，依次和文艺家们一一握手。平日里目空一切，孤傲清高的各式各样的“家”们，在这位矮胖的父母官面前，一个个弯腰俯首，受宠若惊，脸上泛着激动的红光。许多人用两只手紧紧地抓着市委书记的胖手，亲热连声地喊着：“秦书记！”“秦书记！”此时此刻，平日里受冷落的文艺家们真正地感到了党的温暖。有些人的眼眶里甚至闪现出晶莹的泪光。而一些文艺界的老同志，则亲切地称秦书记为“启明同志！”——这是市委书记最爱听的称呼——以示他们关系的深厚和独特。快要握到胡然面前的时候，不知是这位作家脑子缺血，还是过于激动，竟然当着众多文艺家的面——本城最优秀的绅士淑女的一部分，直声怪气地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哦，秦启明！”

一只温暖而又白皙的胖手收回去了。作家发现自己失态，要想纠正，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市委书记转过头去，嘴里咕哝了一句——



“胡球然！”

声音虽小，大家都听到了。作家先生本来就姓胡，人们从此不再叫他的原名，而是将“球”字省略，称他为胡然了。作家先生觉得这两个字挺富创意，也就将错就错，以后写了文章，一概署名——胡然。

除了这件颇为荣幸的事体之外，胡然还有一样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本领：他是一匹好马。这要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胡然躺在河边的草滩上晒太阳，心情舒畅得无法再舒畅。碧空万里，清风徐徐。几朵白云在头顶上慢慢地游动着，变幻出各种奇异的形状。阳光照射在草滩上，青青的草尖上闪烁着七彩的光芒。黄河像一匹银色的大蟒，从高山大川中蜿蜒而来。河面上蒸腾起轻烟般的雾霭，薄雾中可以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晃悠的一叶小舟——羊皮筏子在浪尖上漂流着。远处传来蝉的鸣叫：唧唧唧唧！唧唧唧唧！胡然的心肺从来没有这样清新过，他感到通体舒泰，惬意极了。环顾左右，一匹黑色的大马立在不远处，静静地啃嚼着青草。也许是原始的生态环境有益于促进青春的勃动，抑或是公马可能闻到了某种异性的气息，总而言之，大自然使年轻的作家目睹了这样一种奇观：一条光滑闪亮的庞然大物从公马的两腿之中慢慢地伸了出来，而且不断胀大，最后竟然像一根铁棒似的挺立在草滩上。那物件长约2尺，胳膊腕儿粗细，越垂越硬，好长时间松不下去，于是便在草尖上来回摆动着，磨蹭着，寻觅着发泄的对象。胡然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突然觉得浑身燥热，身上陡增了一股活力。不经意间，自己的阳具也慢慢地勃动起来，而且越挺越大，越挺越硬，几乎将裤子顶了起来。就像要和那公马比赛似的，长时间地软不下去。这时只听远处一声断喝：

“好马！”

是马的主人在夸赞自己的牲口。乡下人看一匹公马，就看那畜牲有没有这样过硬的本领。胡然心中一喜，不无得意地想道：“我也是一匹好马！”

就是这匹“好马”，后来弄出了许多风流韵事，给高原古城的文艺界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的第一件荤腥事儿发生在好几年之前。胡然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空荡荡的汽车小站，年轻漂亮的寡妇，一对充满了欲火的黑亮的眸子，以及由于时时蠢动而不得不用草帽遮住的阳具……

那是他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他的短篇小说《一匹好马》刚刚获得了全省文学创作一等奖，而小说集《母亲河的故事》又接着出版，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西部小城文学青年中的翘楚。

这阵儿，他从所供职的《文艺春秋》编辑部请了一个月创作假，准备学李白的样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作一次随心所欲的漫游，以便了解民情民俗，遍尝百味人生，在文学上取得令人妒羡的新突破。因而当他漫无目的地来到这个隐居于山坳之中的小车站，并且碰上一位孤零零等车的女客，进而与之套上近乎，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候车室里空落落的，没有几个乘客。而山民们又是一律黑色或土黄色衣裤，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几乎和阴暗的大厅溶为一体了。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雨丝儿挂满了天幕，大家懒洋洋地靠着椅子，双眼微眯，昏昏欲睡。城市里少有的慵懒和安静笼罩着候车室。胡然感到有点儿沉闷。他希望和什么人说说话。他举目搜寻，突然眼睛一亮：靠近大厅西侧的一张长椅上，端坐着一位十分俏丽的少妇。胡然站住不动了。他既然名为作家，那就有着一般作家的通病：爱看女人。说得好听一点，这叫欣赏；或者用文学创作的行话，叫做观察人。说得不好一点呢，那就是毛病了。而我们的作家胡然，恰恰就有这样一种“猎艳”的嗜好。他的腿子像灌满了铅，他的目光凝固了；那是一朵盛开在土堆上的鲜花，一只独立于鸡群中的孔雀——胡然作如是观。别的不论，单就是那一对丹凤眼，就有着勾魂摄魄的力量。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柳叶眉，双眼皮，眼角稍稍向上挑起，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眸子黑而且亮。目光幽幽地向四处探寻着，神情中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

“这是一双眉目传情的眼睛。”胡然瞅着那对毛洞洞的眼睛，心中暗忖。“从那眉梢间淡淡的哀怨来看，这女人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

这时少妇转过头来，胡然看得更仔细了：只有北方女人才有的那种棱棱的鼻梁，略显肥厚的性感的嘴唇，细长的脖子，一头剪得短短的乌发，高高挺起的胸脯——整个儿一个健美！

“真是见鬼！如此偏僻的乡野，竟有这等尤物。”胡然这样想着，已经向那少妇走去了。少妇的目光向他迎来。

“请问，”胡然走到少妇跟前，做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到别家庄去就是在



这儿等车吗？”

少妇迅速地扫了胡然一眼，点点头：“对，就在这里。”胡然看了看少妇身旁的空位子，客气地问：“我可以坐下吗？”

少妇扑哧一笑：“坐呀！这不是空着哩嘛？”

胡然解嘲地笑了笑，一屁股坐下了。

少妇打量着胡然的长发、风衣、牛仔裤，心里不由纳闷：这是什么人？干部？商人？教师？都不像。旅游者？探险家？倒是有点像。看那肮脏的衬衣，破旧的皮鞋，就知道已经走过好多地方了。

“请问，”胡然脸上挂满了笑，“别家庄的土司衙门，现在还在吗？”

“哦，原来是参观土司衙门的。”少妇心里一亮：看来我们是同路了。于是连忙回答：“在，在。土司衙门还在。”

“那就好，那就好。”胡然欣然地说，掏出一支香烟，悠然地抽起来。

土司衙门就在少妇村上。那还是一座明代建筑，是湟水河边历代土司的府第，已经有好几百年历史了。解放以后土司枪毙了，那府第当了生产大队部。近些年大队部撤销了，土司衙门就又空置起来。高原古城的文人墨客凡知道这个地方的，总要想方设法，利用到附近县城出差的机会，拐到偏背的别家庄，看看这座已经风烛残年凋破不堪的历史建筑，以发思古之幽情。

“我们正好是一路，”少妇说，“土司衙门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旧街上。”

“那太好了，”胡然兴奋地说，“那就请你做向导吧。”

少妇飞了胡然一眼：“我能当向导吗？一个农村妇女！”

“能，能。”胡然连忙说，“向导非你莫属。”

“我只上过高中一年级，连土司是什么官儿都不知道呢。”

“管他什么官儿呢！”胡然喷出一口烟来。

小雨不下了，云层中透出缕缕阳光。阳光射进候车室，大厅里变得明亮起来。胡然的心情也益发振奋。没有想到在这深山野岭，居然会邂逅如此佳丽，而且这样快就套上了“板”。看来这将是一趟愉快的旅行。

少妇站了起来。她去到小卖部，买了两支雪糕，脚步轻盈地走了回来。胡然“品”着她的身段：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站起来一根葱，走起来一阵风，奶子微微地颤动着，两只银手镯闪闪发亮，黄色的外套，翠绿的衬衣，恰似一朵绚

丽的野花。

“解解渴吧，”少妇把一支雪糕递过来，“还要等好一会儿呢，我们来早了。”

胡然刚想谦让，见少妇殷殷的目光望着自己，急忙接过雪糕吃起来。

气氛一下子随和了。

少妇吃着雪糕，轻声问道：“是专门来参观土司衙门吗？”

“不，随便走走。”胡然咬了一口雪糕。

“随便走走？咋这么悠闲？”

“我本来就是个闲人嘛！”

“闲人？干什么的？”

“哦，”胡然从背包里取出他的小说集《母亲河的故事》，“就是写这玩意儿的。”

少妇接过书，迅速地翻了翻，又用好奇的目光盯着胡然：

“咋，你是作家？”

“滥竽充数。”

“这书是你写的？”

“胡乱涂鸦罢了。”

“你叫胡然？”

“胡球然呗！”

少妇重又抬起头来，用十分惊奇和羡慕的神情打量着胡然，眸子里闪动着熠熠的光彩。

“你要喜欢，”胡然淡然地说，“这本书就送给你了。”

“那太感谢了，请胡老师签个名吧。”

胡然拿出笔来，盯着少妇的眼睛：“贵姓？”

“我叫田珍。田野的田，珍珠的珍。”

“好名字！”胡然龙飞凤舞，用碳素笔在扉页上写下两行字：胡然于天地苍茫之间，乡野漫游途中，幸会田珍女士，赠书留念，存一知音耳。

田珍像放一件宝物似的将那书小心翼翼地放到提包里，喜滋滋地说：“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拜读胡老师的大作哩。”



这时售票口开始卖票了。胡然走过去,买了两张到别家庄的车票,将一张递给田珍。田珍要掏钱,胡然作色道:“你要赶我吗?”田珍不再坚持了。

上了车,两人相依着坐在一个座位上,已经俨然是一对老朋友了。一路上田珍向胡然低声讲说了自己的身世:家境贫寒,高中没有毕业就出嫁了,丈夫在附近煤矿上当矿工,两年前在一次塌方事故中被压死了。留下一个不满四岁的儿子,还有年迈的婆婆,三口人相依为命。

“那靠什么生活呢?”胡然问。

“就是几亩责任田。日子倒也过得去。”

“为什么不再找一家?”

“孩子还小,怕受委屈。再说,我走了,剩下婆婆孤身一人……”田珍说不下去了,眼圈儿有点发红。

胡然改换了话题:“平常爱看小说吗?”

田珍的目光明亮了:“爱看,《红楼梦》,贾平凹,还有琼瑶的作品,都看过。”

“那好。我以后经常给你寄一些新出的小说。我们的《文艺春秋》可以给你定期赠阅。”

“胡老师,这可是真的?”

“哄你是小狗。”

田珍往里面挪了挪,靠得胡然更近一些。同时仰起脸来,朝胡然粲然一笑。胡然清楚地闻到了她身上的体香,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

不久就到站了。从车站到村里还有一段路,中间要经过一大片田野。二人一前一后,说说笑笑,沐浴在和风荡漾之中。雨过天晴,大地显得特别明丽,红处是红,绿处是绿,树叶儿上,谷牙儿上,全都沾着晶莹的露水,露珠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胡然心情特别舒畅,嘴里哼哼唧唧地唱起了流行歌曲。田珍瞅了胡然一眼,抿嘴笑道:“人真是奇怪。过去没有见过作家的时候,总觉得作家挺神秘,似乎是天外来客。现在见了真佛,也不过平平常常,同样的鼻子下面一张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胡然笑问:“还有呢?”

田珍眨眨眼儿:“还有一对小眼睛。”说罢哈哈地笑起来。

胡然看时，田珍这阵儿更显得妩媚了。她让太阳晒了晒，微风吹了吹，就像喝了点儿甜酒，脸蛋儿白里透红，鼻尖儿上渗出几粒汗珠，亮晶晶的，欲滴不滴。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此刻也显得格外明亮，似乎有一股灼人的力量。胡然不禁脱口而出：“哦，天爷！”

“你说什么？”田珍扭头问。

“我是说，今天能够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

田珍撇撇嘴：“你在说反话哩吧？见了我们这些乡下人，不恶心就算万幸了。”

胡然神情激动地说：“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虽然是乡下人，可比起有些搔首弄姿的歌星明星，不知要强多少倍！”

田珍自嘲地说：“我们这些人，丑八怪一个。”

“不，不。”

“丑八怪。”

“不！”

“扑哧”一声，田珍一个趔趄。下过雨的土路还有点儿滑，一时说得高兴，竟不小心，几乎滑倒在泥泞里了。胡然连忙去拉。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田珍绵软的手。两只手紧紧地拉在一起，“电流”同时传遍两个人的身体。猛地拉了起来，田珍站立不稳，整个儿人倒在胡然的怀里。一双火辣辣的目光望着胡然，鲜嫩的嘴唇微微翘起，似乎在期待着什么。胡然的那玩意儿忽地彪了起来，将裤子高高地顶起。他急忙松开田珍的手，从背上取下一顶小草帽，将那玩意儿遮住了。一直到进了村子，他那“马儿”才平顺下去。

田珍领着胡然参观了土司衙门。胡然大失所望。被人们吹得很玄乎的所谓土司衙门，原来稀松平常。只不过一座一进三院的破旧的庄院罢了，并无怎样雄奇壮观的景象。要不是有田珍陪着，还真寻不到一点点灵感呢！从土司衙门出来，天已不早了，夕阳摇摇欲坠，一抹红霞染透了群山。胡然故意问道：“此地有旅馆吗？”

田珍莞尔答道：“有五星级宾馆呀！”

胡然故作惊讶：“怎么，连旅馆也没有？招待所总有吧？”

田珍笑道：“好我的作家哩！在这偏远的荒僻乡间，哪来的旅馆招待所？”



胡然看看表：“那咋办？——天这么晚了。”

田珍调皮地说：“胡老师，你这就见外了。既然已经到了家门口，总应该进去坐坐吧。让我们的庄稼院也沐浴一点作家的阳光。”

胡然装出一副犹豫的样子：“这——合适吗？”

田珍说：“我家虽然穷，却也有你吃的，有你住的——只要你不嫌弃。”

说罢头里走了。

胡然跟着进了一家小小的院落。院子虽旧，却也收拾得干净清爽。田珍一进院就用清脆的声音喊道：“妈！来客人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抱着一个娃儿从东房里走了出来，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胡然。

田珍介绍说：“妈，这是我胡老师。是市上的作家，到咱庄来参观土司衙门的。今晚就住到家里。”

老奶奶慈祥的脸上堆满了笑：“稀客呀！快进屋里坐。”将胡然让进堂屋里。

胡然按照此地乡间的习惯，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田珍端过一个小桌儿，拾上花馍馍，沏上罐罐茶，然后便进厨房做饭去了。老奶奶将娃儿放到炕上，一边给胡然烧罐罐茶，一边说道：“田姐这娃心好呀！”——此地把儿媳妇称作“姐”，姓什么就叫什么姐。“我劝她向前走一步，她硬是不肯，她是可怜我老婆子哩。”说着拿衣袖擦了擦干枯的眼睛。“这就太委屈娃了——她还不到三十岁呀！”

胡然呷了一口酽而且浓的罐罐茶，一股清冽的苦味充满了口腔。侧耳听时，厨房里响起了擀面杖来回滚动的声音，看样子田珍是要招待他吃长面了。他不由舔了舔嘴唇。他从背包里找出几样小东西，给了那娃儿。娃儿怯生生地望着他，半天叫了一声“叔！”

一会儿饭就做好了，田珍汗津津地端饭进来。她已经换了一件桃红色的衬衣，袖子高高卷起，腕上的银镯子更显得熠熠生辉。盘子里是四碟儿小菜：泡黄瓜，腌韭菜，腌茄子，酸豆角。第二回端上来的是热气腾腾的羊肉臊子面。人还没有进屋，一股喷香的味道已经飘散开来。胡然吸了吸鼻子，不客气地接过一大碗臊子面，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面擀得极筋道，他吃出了一种麦香。已经多少年没有吃过这样薄擀细切的面条了，这是真正地道的西部面条！

当田珍给他盛上第二碗羊肉臊子面时，他用感激的目光望了一眼春风满面的年轻寡妇。田珍出出进进地端着饭，每一次都向胡然抛过一个媚眼。胡然迎着她的目光，迅速地接一下“火”，随即又低头吃饭。吃过第三碗，他已经头上冒汗肚儿圆了。任田珍和老婆婆如何相劝，他都坚辞不就了。田珍趁他不备，将一碗饭整个儿地扣到他的碗里，笑眯眯地看着作家如何处理。胡然来了男子汉的狠劲，将外套脱了，赤着膀子，在田珍的注视下满头大汗地将第四碗羊肉臊子面一扫而光。田珍的眼里掠过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婆婆媳妇坐在油灯下听胡然天南海北地谰闲传。老奶奶听得高兴了，不由夸赞道：“大哥说得真好！”胡然心里一笑：“哄你们这些乡下人，还不是小菜一碟？”婆婆打了两个呵欠，吩咐田珍：“给大哥扫炕铺床，累了一天了，也该歇息了。”又补了一句：“让大哥和娃儿睡在一起。你到西房里去睡。”说完回东屋休息去了。

娃儿早已睡着了。田珍将娃儿抱到墙根里，便跪在炕上，细心地扫了炕，扫得一尘不染，又铺上一条新褥子，拉开一床新被子。油灯下，胡然望着田珍，只见她铺床叠被的动作轻巧而麻利，似乎有一种原始舞蹈的节奏。而那窈窕的身影，俏丽的面容，颤动的奶子，还有那叮咚作响的银镯，在土墙上影影绰绰地跳跃着，映现出一种美的律动。胡然把持不住了，他跳上炕去，一把将田珍拦腰抱住。田珍回过头来，将脸凑向胡然。胡然疯狂地亲那女人的脸蛋，眼睛，鼻子，脖颈，狠命地嗅她的头发，最后将嘴移向她那性感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上面，再也不肯松开了。女人的红唇微微张开，送出温热的舌头。胡然把那舌头吸到嘴里，狠劲地吮咂着，吮咂着。两腿之间已经发热，那玩意儿慢慢地勃胀起来。胡然伸手去解田珍的腰带，那女人忙把他的手按住了。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嗯？”他的嘴还是在她的嘴上。

“奶奶还没有睡着哩。我等一会儿过来。”

田珍推开胡然，迅速地闪了出去，回西屋歇息去了。

胡然擦了一把脸，漱了漱口，将油灯吹灭，赤条条地躺在炕上。只觉得口干舌焦，浑身燥热，腰部有一股力量在涌动着，似要冲决坚固的堤坝。他尽量地稳定着自己的情绪，一双期待的目光盯着窗户。时间在不紧不慢地流逝



着,他几乎能听到秒针走动的声音。他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一个钟头似乎比一年还长。不知过了多久,大地终于安静下来了,村子里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一声狗吠。窗外一片朦胧的月光,浓重的夜雾罩住了四野。

“吱呀”一声,门轻轻地推开了。

闪进了一个白色的幽灵。

胡然看时,田珍只穿一件鲜艳的裤头,赤裸着乳房和大腿,光着脚,像一只猫那样轻盈地跳上了炕。胡然一把拉过田珍,那女人“哎哟”一声就钻进了被子。胡然早已脱光衣裤,阳具挺得高高地等待着。田珍一进被子,他就一把撕掉她的裤头,她只说了一句“看把你急的!”就平展展地躺在那里了。胡然爬了上去,顾不得抚摸亲吻,把一只锐利的犁铧深深地插进了肥沃的土地。这片沃土已经荒芜得太久了,焦渴地等待着犁铧的翻耕和雨水的滋润。犁铧愈刺愈深,大地愈加松软。犁头一直探向沃土的深处,那里有一泓泉水在迎接探险者的光临。激情一浪高过一浪,犁铧滚滚向前。终于到了极妙的去处:这里有天堂,这里有仙境,这里有极乐世界。天和地在这里会合,普通人变成了神仙。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干扰,有的只是神圣的耕耘播种——这是人生的极致。夜静得出奇,只听到胡然轻轻地喘息和田珍梦幻般的呻吟。二人眼对着眼,四只眼睛里迸射出可怕的几乎要吞食对方的火焰,而下面则越战越勇。胡然雄风八面,田珍奋力相迎,一来一往,不分胜负。一起一伏之时,女人疯狂地舔着男人的胸脯,不断发出“哎哟!”“哎哟!”之声。胡然死死地咬住那鲜嫩的脸蛋,涎水流了女人一脖子。猛然之间,大厦倾塌,二人的灵魂同时化作一缕青烟,飘向虚无的太空……

良久,田珍坐了起来,悄声说道:“我还是回西屋吧!”套上裤头,幽灵般地飘走了。

村子里响起了雄鸡的啼鸣,同时引起一阵狗叫。最后一声狗吠在夜空中盘旋着,不久也就消失了。大地复又变得阒寂无声。

胡然怎么也睡不着。田珍的体热还留在被子里,她强烈的体香还在空气中飘散着。她浑圆的胴体依稀可见,她舌尖的余液还在他的嘴里滋润着。他披了一件衣服,开了门,到院子里去上厕所。

好夜色!一轮金色的圆月当空照着,蔚蓝色的天幕上缀满了星星,大地一

片清纯之气。星星连成一片，整个儿地扣在了院子里。银粉洒了下来，沾在麦垛上，草堆上，柴禾上，和院里的尘土，麦秸垛里的热气，形成一层薄薄的雾岚，将周围糊成一座迷宫。从祁连雪山吹来的夜风清凉而潮湿，伸出手去，似乎可以捏出水来。那风将远处沙枣花的馨香送到了村舍里，混合着甜丝丝的新麦的气息，沁人心脾。胡然伸开双臂，似乎要抱吻夜空似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厕所在院子最里面。胡然脚步很响地穿过院子，在厕所里尿了一大泡尿，然后一路咳嗽着，走回堂屋。进门后又声音很响地关上了门。这是弄给老奶奶听的。他怕老婆子瞌睡少，起什么疑心。他抽了一根烟。等一切都静下来之后，他轻轻地开了门，光着脚，像个鬼魂似的，一点儿声音也不发出，蹑手蹑脚地来到西屋门口。听了听，没有任何响动，田珍似乎睡着了。轻轻地一推，门开了。原是虚掩着的。走到地当间，定睛一看，胡然惊得倒抽了一口气：好一个月光美人！田珍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躺在炕上，无一点遮盖地沐浴在朦胧的月色之中。月亮照在窗棂上，摇曳的银粉洒遍了她的全身：黑缎般的秀发，瓜子儿脸蛋，鼓胀的胸脯，白嫩而肥硕的大腿，弯弯的曲线美在如水的月夜中尽情地展示着，迷离恍惚，似在梦幻之中。

胡然把持不住了。他爬上炕去，发疯般地亲吻田珍。田珍闭着眼睛，极轻轻地打着鼾，一副睡着的模样。胡然把头埋在女人的大腿根部，伸出舌头，轻轻地舔那毛森森的地方。田珍忽然伸出胳膊，抱住胡然的头，嗲声叫道：“快来呀，哥！”

胡然立即爬了上去，将那铁杵似的东西插进流水的地方。紧接着，一片汪洋便淹没了这对男女。那是黄河，奔腾的黄河，野马般的黄河。黄河如涛如瀑，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它无所畏惧，充满自信，冲过激流险滩，越过重重障碍，浩浩荡荡，奔向辉煌。一声怒吼，黄河跌人万丈悬崖，变为彩虹般的瀑布，蔚为壮观地向着充满草丛的深潭飞溅……

胡然感到有些困倦。他亲了亲田珍的脸蛋，便折回堂屋，准备睡一会儿。堂屋里闷热难耐，他掀去了被子，光身子躺在炕上。一阵儿便进入了梦乡。他和田珍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山峰。那里人山人海，歌声如潮。他俩手拉着手，穿行于俊男倩女之间。田珍忽然手捂耳朵，清亮亮地唱了起来：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
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刀刀拿来头割下，
不死时就这个唱法。

他在梦中笑了：这明明是他过去在花儿会上听到的男女偷情时唱的歌，怎么变成田珍的声音了？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使他睁开了眼睛。夜黑得出奇，也静得出奇。窗棂似乎蒙上了一层帷幕。远处又响起了鸡啼。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田珍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她在炕沿边站住了。女人的眼睛像一双黑宝石，在暗夜中闪着异样的亮光。她看着男人那宽阔的胸脯，结实的肌肉，脸上充满了崇拜的神情，甚至感动得泪水盈眶了。她跪在炕上，低下头来，用那略微有些肥厚的嘴唇亲吻胡然。她亲他的胸脯，亲他的双臂，亲他的大腿，胡然一把将她揽进怀里。

“有了这一夜，我就是马上死了，也心满意足了。”女人梦游般地呢喃着。胡然嗅着田珍的头发，笑问道：“你男人在世时，有这个劲道吗？”

田珍眼里的光彩黯淡下去。半晌，低低地说：“再不要提那个死鬼了。他哪里有这个本事？他根本就算不了一个男人！”

胡然的嘴角掠过一丝自豪的笑意。

田珍用迷离的目光瞅着胡然的眼睛，喃喃地说：“胡哥，今生今世，我就是你的人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胡然说：“不要说傻话。我已经有妻室的人了，你还这么年轻。你应该考虑再走一步。”

女人说：“真的，哥。不管你有没有成家，不管你以后还想不想我，反正我不会再找别的男人了。”

胡然点了支烟，吸了一口，说道：“日子还长得很哩，别把话说死了。”

女人说：“哥，我可以向你发誓……”

胡然用嘴堵上田珍的嘴，不让她再说下去。